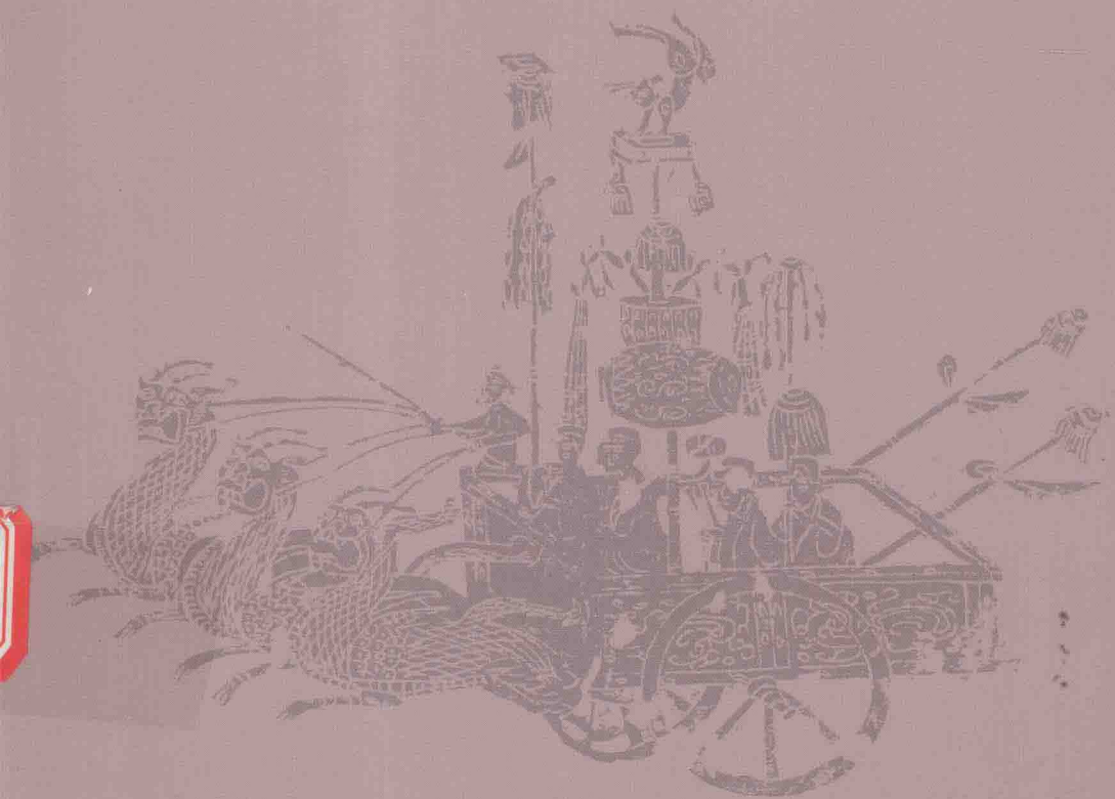


银雀山汉简研究

# 孙子兵法

五十篇

高友谦 ● 著



白山出版社  
BAISHAN CHUBANSHE

银雀山汉简研究

# 孙子兵法五十篇

高友谦 著

白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孙子兵法五十篇/高友谦著. —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 - 7 - 5529 - 0576 - 2

I. ①孙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兵法—中国—春秋时代 ②《孙子兵法》—研究 IV. ①E892.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2466 号

出版发行: **白山出版社**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

邮政编码: 110013

电 话: 024 - 28865926
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
特邀编辑: 苏桂亮

责任编辑: 杨红军

封面设计: 赵连志

责任校对: 胡顺成

印 刷: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5 × 230

印 张: 27.5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- 1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529 - 0576 - 2

定 价: 53.00 元

## 自序

20年前，笔者开始研究孙子学。其心得，最初结晶在《孙子新传》一书。1998年，该书由团结出版社出版。2009年，该书的修订本易名《孙子揭秘》，由该社再版。此后几年，笔者对这一领域始终保持着观察与思考。其成果，主要体现在眼前这部小书里。

本书与《孙子揭秘》互为姊妹篇。如果说，《孙子揭秘》侧重于研究孙子其人；那么，本书则专门研究《孙子》其书。

在本书绪论里，笔者指出：在先秦学者眼里，孙子还是一人；将孙子一分为二，虚构出一个所谓吴王阖庐时的孙武，是西汉人所为。误传发生的原因可能和“吴子”有关。春秋时，吴国国君的爵位为子爵，所以，《左传》多次称吴王阖庐、吴王夫差为“吴子”。而吴起为战国初人，时人也尊称他为“吴子”。战国以后，人们提到兵家，习惯孙、吴联称。最初，“孙、吴”之“吴”应指战国“吴子”——吴起。后来，众口相传，张冠李戴，“吴子”概念发生变异，于是，便扯出了春秋“吴子”——吴王阖庐；于是，便有了孙子见吴王这类虚构的传奇故事；于是，便有了“吴孙子”这个虚构的历史人物。其实，银雀山汉简《孙子》只有一种，并无什么“孙子”与“孙臆”之分；被整理者定名为《孙臆兵法》的那部分简文，西汉初期原是《孙子兵法》的主要组成部分；银雀山汉简《孙子兵法》实际应有五十来篇。

本书正文共分八卷：

一、《孙子上经》，收录的是用银雀山汉简校改过的传本《孙子》十三篇中的6篇；

二、《孙子下经》，收录的是用银雀山汉简校改过的传本《孙子》十三篇中的7篇；

三、《孙子上传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篡卒》《势备》《兵情》《月战》和《黄帝伐赤帝》，共5篇；

四、《孙子下传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地葆》《行篡》《五教

法》《延气》《杀士》《八阵》和《官一》，共7篇；

五、《孙子上说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地形二》《十阵》《十问》《略甲》《万乘》和《富国》，这6篇虽未出现“孙子”字样，但笔者经过甄别，认为它们应属于汉本《孙子》；

六、《孙子下说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四变》《客主人分》《善者》《五名五共》《程兵》《观法》《将义》《将德》和《雄牝城》，这9篇也没有出现“孙子”字样，但经过甄别，笔者认为应该也属汉本《孙子》；

七、《孙子上记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见威王》《威王问》《强兵》《陈忌问垒》《陈忌问故》《擒庞涓》和《齐胜诸侯》等7篇有关战国孙子的对话体与故事体的兵家杂文；

八、《孙子下记》，收录的是银雀山汉简《见吴王》与《吴问》这两篇有关所谓春秋孙子的对话体与故事体的兵家杂文。

《孙子兵法》到底多少篇？习惯说法是十三篇，似乎已是定论。本书意在利用银雀山出土汉简，对《孙子》其书进行复原、重编和校勘，从而整理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汉初《孙子》文本。

本人出身原非文史，只是因为痴爱《孙子》其书，所以，才肯在这方面大下笨功，死钻牛角，并略有心得。今不揣浅陋，整理为文，呈献读者，以求教正。

是为序。

陕州 高友谦

2013年10月5日于京华/雪心斋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     | 1   |
| 绪论      | 1   |
| 说明      | 51  |
| 凡例      | 54  |
| 卷一 孙子上经 | 56  |
| 计       | 56  |
| 谋攻      | 63  |
| 作战      | 71  |
| 势       | 79  |
| 形       | 86  |
| 行军      | 94  |
| 卷二 孙子下经 | 111 |
| 军争      | 111 |
| 虚实      | 123 |
| 九变      | 136 |
| 地形      | 142 |
| 九地      | 148 |
| 用间      | 168 |
| 火攻      | 179 |
| 卷三 孙子上传 | 187 |
| 篡卒      | 187 |
| 势备      | 192 |
| [兵情]    | 200 |
| 月战      | 20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黄帝伐赤帝 .....          | 207 |
| <b>卷四 孙子下传</b> ..... | 210 |
| 地葆 .....             | 210 |
| 行篡 .....             | 216 |
| 五教法 .....            | 219 |
| 延气 .....             | 226 |
| 杀士 .....             | 231 |
| 八阵 .....             | 235 |
| 官一 .....             | 238 |
| <b>卷五 孙子上说</b> ..... | 252 |
| 地形二 .....            | 252 |
| 十阵 .....             | 254 |
| 十问 .....             | 268 |
| 略甲 .....             | 276 |
| 万乘 .....             | 277 |
| 富国 .....             | 280 |
| <b>卷六 孙子下说</b> ..... | 283 |
| 四变 .....             | 283 |
| 客主人分 .....           | 287 |
| 善者 .....             | 295 |
| 五名五共 .....           | 298 |
| 程兵 .....             | 301 |
| 观法 .....             | 308 |
| 将义 .....             | 309 |
| [将德] .....           | 312 |
| [将过] .....           | 316 |
| 曲将之法 .....           | 318 |
| [雄牝城] .....          | 319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七 孙子上记       | 322 |
| [见 威 王]       | 322 |
| 威 王 问         | 328 |
| [强 兵]         | 343 |
| 陈忌问垒          | 347 |
| [陈忌问故]        | 352 |
| 擒 庞 涓         | 358 |
| [齐胜诸侯]        | 366 |
| 卷八 孙子下记       | 369 |
| [见 吴 王]       | 369 |
| 吴 问           | 382 |
| 附录            | 388 |
| 壹 孙子佚文        | 388 |
| 貳 孙子传记资料辑录    | 405 |
| 叁 银雀山汉简《奇正》校释 | 413 |
| 肆 银雀山汉简《占书》校释 | 417 |
| 参考文献          | 425 |



## 绪 论

在战国人眼里，兵家孙子只有一个，这就是战国时的孙武，外号孙臆。将一个孙子传说成吴孙子与齐孙子二人，是西汉以后的事。

### 一、孙臆之前无孙武

汉代以降，世人都说兵圣孙武为春秋时人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《春秋》三传——《左传》《穀梁传》《公羊传》里，却没有提到孙武其人。尤其是《左传》，“昭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11年）”有关吴、楚养邑之战，“定公二年（公元前508年）”有关吴、楚豫章之战，“定公四年”有关吴、楚柏举之战、入郢之战，“定公十四年”有关吴、越携李之战，“哀公元年（公元前494年）”有关吴、越夫椒之战，“哀公十年”有关吴、齐艾陵之战，“哀公十三年”有关吴、晋黄池争霸和吴、越姑苏之战，都记载得很详细。然而，没有一处提到孙武其人。

《国语》汇集了春秋时期周和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七国的大量史料，向与《左传》并称，同是研究先秦史不可或缺的典籍。其中，《楚语》对于吴军入郢之战；《吴语》对于吴、齐艾陵之战，吴、晋黄池争霸，吴国灭亡；《越语》对于范蠡存越、勾践灭吴等内容，都有详细记载。然而，也没有一处提到孙武其人。

《竹书纪年》也是一部先秦信史，其撰写者是战国时的魏国史官。该书保留了春秋至战国魏襄王时期的大量史料。其中，也没有提到所谓孙武其人。

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《系年》，是战国时期楚人撰写的一部历史著作。其中《第十五章》对于吴、楚柏举之战、入郢之战都有记载，内容与《左传》所记不尽相同，所涉及到的历史人物有楚灵王、楚平王、楚昭王、伍奢、伍员、吴王阖庐及夫概王等，依然没有提及孙

武其人<sup>①</sup>。

《墨子》是战国时期墨家著作的汇编。其中《非攻上》《非攻中》《非攻下》三篇以兵家为论战对象，专门讨论战争问题。《墨子·非攻中》说：“古者吴阖闾教七年，奉甲执兵，奔三百里而舍焉；次注林，出于冥隘之径，战于柏举，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。”<sup>②</sup>其中提到了吴王阖闾与柏举之战，其下又例举了吴王夫差、越王勾践与晋国的“六将军”知伯、中行氏、范氏、魏氏及赵襄子等，将他们列为兵家的代表人物，却没有提到孙武。《墨子·所染》篇则说：“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”<sup>③</sup>在成就吴王阖闾霸业的首功之臣中，同样没有出现孙武之名。

同样，在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管子》等先秦诸子书里，也没有关于兵圣孙子及其兵法的记载。

总之，在战国孙子（孙臆）其人出现以前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找不到所谓春秋孙子（孙武）的任何踪迹。说孙武是春秋末人，并无任何先秦史料可做依据。

## 二、先秦学者话孙子

在先秦文献里，最先著录兵家“孙子”的是《荀子》。在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战国策》和《吕氏春秋》这几部文献里，孙子都是被作为著名兵家，与吴起联称。“孙、吴”成了兵家的同义语。由于“孙”在前、“吴”在后，有人因此认为孙子生活年代应早于吴起。其实，这是想当然。且看在先秦学者眼里，孙子到底生活于哪个时代。

① 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》第170—173页，中西书局2011年版。

② 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》第271—272页，艺文印书馆1981年版。

③ 同上，第48—50页。

### (1)《韩非子》话孙子

《韩非子·五蠹》写道：“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国愈贫，言耕者众，执耒者寡也；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，言战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听其言。”《韩非子·守道》也说：“孙、吴之略废，盗跖之心伏。”

引文“商、管之法”一语中，“商”指战国时的商鞅，“管”指春秋时的管仲。显然，韩非子是根据两人著作的影响大小，把商鞅置于管仲之前。那么，他说“孙、吴之书”时，应该也是根据两人著作的影响程度，而不是他们的出生先后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由“孙、吴”连称，“孙”在前，“吴”在后，就推断说孙子一定早于吴起。

尽管根据《韩非子·五蠹》篇与《守道》篇的内容，我们不敢贸然断言其中的孙子一定是指孙臧。但是，从该书的其他篇章可以看出：《韩非子》所说的孙子，其实就是孙臧。例如《韩非子·难言》篇说：“孙子臧脚于魏，吴起收泣于岸门、痛西河之为秦、卒肢解于楚。”这里，韩非子所说的“孙子”，明明白白是指孙臧。

### (2)《战国策》话孙子

据《战国策·齐六》记载：公元前278年，齐人鲁仲连给燕国将领写信说：“食人炊骨，士无反北之心，是孙臧、吴起之兵也。能以见于天下矣！”其中，也是将“孙臧”和“吴起”连称。

### (3)《吕氏春秋》话孙子

《吕览》又名《吕氏春秋》，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纂的一部杂家著作。其中《不二篇》列举了先秦诸子的十大名人及其学说要点：“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兼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臧贵势，王寥贵先，儿良贵后。”这里，《吕览》所列举的十大名人都是先秦诸子学派的开山鼻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列有孙臧，却没有提到孙武。可见，《吕览》作者也

是以战国孙臆作为兵家代表，不知道春秋时有个什么孙武。

#### (4) 《荀子》话孙子

临武君即战国名将景阳，为楚考列王时封君。公元前 257 年前后，临武君与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议论军事。《荀子·议兵》引临武君之言说：“兵之所贵者，势利也；所行者，变诈也。善用兵者，感忽悠黯，莫知其所从出。孙、吴用之，无敌于天下。”《吕氏春秋·不二篇》总结说：“孙臆贵势。”这里，临武君也说：“兵之所贵者，势利也；所行者，变诈也。”其说法与孙臆兵学思想正相符合。可见，临武君所说的“孙、吴”之“孙”，指的也是孙臆。

总之，根据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战国策》和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，在战国人眼里，兵家孙子其实只有一人，这就是战国时的孙臆。除此以外，再没有第二个兵家孙子了。

### 三、莫衷一是太史公

将一个孙子传说成吴孙子与齐孙子二人，是西汉以后的事。在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里，司马迁这样描写孙武：

孙子武者，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“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，可以小试勒兵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阖庐曰：“可试以妇人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于是许之，出宫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……约束既布，乃设铁钺，即三令五申之……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，孙子与有力焉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早在《史记》之前，《孙武传》的基本情节就已炮制出来并形成文本。司马迁只不过对文字进行了一番润色罢了。这有银雀山汉简《见吴王》为证。后者比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至少早几十年。

虽然在传记正文里，司马迁说“十三篇”为春秋孙武所作。但

是，在本传赞语里，他却写道：

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《孙子十三篇》、《吴起兵法》，世多有，故弗论，论其行事所施設者。语曰：“能行之者未必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”孙子筹策庞涓明矣，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。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，然行之于楚，以刻暴少恩亡其軀。悲夫！

根据赞语，司马迁分明又认为《孙子》十三篇是受过刑的孙臆所作。

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正文抄自前人。这里，司马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文字编纂上。所以，其中说法既代表司马迁的观点，又不完全代表司马迁的观点！而传末赞语——“太史公曰”则完全出自司马迁之手，因而，更能反映他的真实想法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在太史公心里，孙子到底是谁？《孙子》十三篇到底作于何时？看来，仍然是个不解之谜。

#### 四、孙子为何成二人

行文至此，我们不仅要问：像孙子这样一个为田齐崛起立下了盖世之功、在当时就赫赫有名的大军事家，后来怎么会被传说得如此行迹可疑、面目全非？

我想，误传原因可能来自四个方面：

1. 战国时，人们说起兵家，喜欢以阖庐、吴起与孙子作为代表。如《战国策·齐五》写道：“臣之所闻，攻战之道非师者，虽有百万之军，北之堂上；虽有阖闾、吴起之将，擒之户内。”又如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说：“阖闾之用兵也，不过三万；吴起之用兵也，不过五万。”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说：“以德以义，则……阖庐之教，孙吴之兵，不能当矣。”再如《尉繚子·制谈》说：“有提十万之众，而天下莫当者谁？曰桓公也；有提七万之众，而天下莫当者谁？曰吴起也；有提三万之众，而天下莫当者谁？曰武子也。”此外，汉代王充《论衡·量知篇》也说：“孙武、阖庐，世之善用兵者也，知或学其法者，战必胜。”总之，由于先秦时，人们谈论兵法，喜欢把阖庐、

吴起与孙子联称。而孙子行迹又不像阖庐、吴起那样清晰分明。于是，有好事者便根据想象，把孙子的社会关系挂靠到吴王阖庐那里。众口相传，久而久之，于是便有了“吴孙子”这个虚构的春秋人物。

2. 周代爵位分为五等，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吴国国君阖庐与夫差虽然自称“吴王”，与周天子并尊，但是，其正式爵位却是子爵。因此，当时各国史书皆称其为“吴子”。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“冬，蔡侯、吴子、唐侯伐楚。”定公四年为公元前506年，此时“吴子”，正是吴王阖庐。又如《左传》记载：哀公九年“冬，吴子使来，敝师伐齐”；十年，“公会吴子、邾子、郕子伐齐南鄙……齐人弑悼公，赴于师。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。……秋，吴子使来，复敝师。”哀公九年和十年为公元前486—前485年，此时“吴子”，为吴王夫差。而如所周知，后人也尊称吴起为“吴子”，吴起兵法即名《吴子》。由于人们习惯将孙、吴联称，而阖庐、吴起都叫“吴子”，经过误传，于是便有了孙子见吴王这样的传说，于是便有了“吴孙子”。

3. 春秋战国时，各国迁都后，常用新都之名来命名国家。例如春秋末年，吴王夫差攻灭邾国，迁都于邾，所以金文也称吴王为“邾王”或“吴邾王”。公元前386年，赵国迁都邯郸，所以，《竹书纪年》也称赵国为“邯郸”。公元前375年，韩国攻灭郑国，迁都于郑，所以，《竹书纪年》也称韩国为“郑”。按照这一惯例，越国迁都“吴”后，当然可以称作“吴”了。事实上的确如此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越王“翳三十三年（公元前379年），迁于吴”；“三十六年七月，太子诸咎弑其君翳；十月，粤（越）杀诸咎粤滑，吴人立孚错枝为君。”因为越国迁都于“吴”，所以，《竹书纪年》便称越人为“吴人”。既然如此，这时的越王当然可以称作“吴王”了。公元前333年楚攻越后，孙臆可能跟随楚人来到越国首都——“吴”，拜见过楚国扶植的傀儡越王（别称“吴王”）。此事被后人误传后，张冠李戴，于是便有了孙子面见吴王阖庐的传说。

4. 早在春秋、战国之交（公元前473年），吴国就已灭国，其历史真相不仅在中原地区难知其详，就是在原吴国本地，由于统治者已换成了过去的敌人——越王，后来又换成楚王，因此，有关前朝旧事，恐怕也是一片模糊。这或许是造成孙子事迹被严重歪曲的又一个

原因。

总之，不管原因为何，其结果都一样：误传者最后是把孙子的活动年代移到春秋末年，将其活动空间移到吴国。于是，便有了“吴孙子”；于是，便有了汉简《见吴王》；于是，便有了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一个由西汉人杜撰出来的“吴孙子”，后来居然流传千古。说来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## 五、一虚一实两孙子

不容否认，银雀山汉简中，的确出现了两个孙子，一是与吴王阖庐对话的孙子——吴孙子，一是与齐威王对话的孙子——齐孙子。

关于所谓吴孙子的记载，见于汉简《吴问》与《见吴王》两篇。关于齐孙子的记载，见于汉简《见威王》《威王问》《陈忌问垒》《陈忌问故》（由《陈忌问垒》析出）、《擒庞涓》《强兵》与《齐胜诸侯》（由《强兵》析出）7篇。就篇数而言，银雀山汉简有关齐孙子的记载非常详细，而有关所谓吴孙子的记载则较为简略。

从内容看，汉简《吴问》讨论的是田亩制度，其思想内容源于儒家，和兵法毫无关系。汉简《见吴王》着重讲述了孙子训练宫女的故事，和军事好像有关。但军法不等于兵法，该篇和兵法依然不沾边。所以，汉简《吴问》与《见吴王》所描写的孙子，是一个不谈兵法，较为虚飘的人物。

而汉简《见威王》《威王问》《陈忌问垒》《陈忌问故》《擒庞涓》《强兵》与《齐胜诸侯》等篇，则是围绕着战争与兵法展开叙述。其中所描写的孙子较为具体、较知兵法、较有史影，也较为可信。

在《古书通例·明体例》一章，余嘉锡先生指出：“诸子著书，词人作赋，义有奥衍，辞有往复，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，假为问答以尽其辞，不必实有其人，亦不必真有此问也。”<sup>①</sup>比较汉简传记文字所描写的吴孙子与齐孙子，可以看出，二者一虚一实、一影一形：

<sup>①</sup> 余嘉锡：《目录学发微·古书通例》第258页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。

吴孙子内容少，齐孙子内容多；  
 吴孙子无史影，齐孙子有史影；  
 吴孙子不知兵，齐孙子知兵；  
 吴孙子是影，齐孙子是形；  
 吴孙子事虚，齐孙子事实；  
 吴孙子不可信，齐孙子可信；  
 总之，一句话：吴孙子无其人，齐孙子有其人。

其实，这种因形、影分离而导致历史人物幻变为二的现象，在先秦兵家中并不少见。司马穰苴与尉繚子，也复如此。如果说秦始皇时的尉繚子与齐闵王时的司马穰苴都是“形”的话，那么，梁惠王时的尉繚子与齐景公时的司马穰苴就都是“影”了。

## 六、孙子兵学出吴越

简本《孙臆兵法·陈忌问垒》所附残简（本书析作《陈忌问故》）中有一段话是：

……□明之吴越，言之于齐。曰知孙氏之道者，必合于天地。孙氏者……

当初，整理小组之所以把这枚残简附录于此，主要是由于其字体与上录诸简相似。其实，这枚残简的内容不仅和“陈忌问垒”无关，而且根本就不是田忌和孙子的问答之语。相反，作者是以旁观者的身份，站在远处，用第三人称，对“孙氏之道”发表评论。其内容和文风接近于《强兵》篇所附残简。

对于这枚残简，整理者注释说：

此处似以孙武、孙臆之军事理论作为一家之言。“明之吴越”，谓孙武运用此种军事理论于吴越；“言之于齐”，谓孙臆以此种军事理论言之于齐威王。由于兼包二孙子而言，所以称“孙氏”，不称“孙子”。<sup>①</sup>

<sup>①</sup> 《银雀山汉墓竹简（壹）·孙臆兵法》第57页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。



整理者认为：“明之吴越，言之于齐”这句话“兼包二孙子”；“明之吴越”是指孙武，“言之于齐”则指孙臆。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引用，成为学界共识，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。

其实，整理者之所以说“这里大概”如何如何，表明其注释只是一种推测之言，并非定论。何况，其中对“明之吴越”一说也未深究。根据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记载，孙武曾经到过吴国，面见吴王。但是，《史记》并没有说他到过越国。这里，汉简之所以说“明之吴越”，而不说“明之于吴”，肯定另有原因。
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说：“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，穰苴能申明之”；“司马法所从来上矣，太公、孙、吴、王子能绍而明之。”其中“申明之”“绍而明之”，与简文“明之”说法相近。

根据张双棣、殷国光所著《吕氏春秋词典》的归纳，先秦时，“明”字有三种词性、九种含义：

一、作为形容词，“明”字含有六义：（1）明亮；（2）明澈；（3）明白；（4）明智，聪明；（5）视力好，目明；（6）今之次，谓明日或明年。

二、作为动词，“明”字含有二义：（1）明察，洞明；（2）彰明，显明。

三、作为名词，“明”字含有一义，指明亮之处。

对照《吕氏春秋》的用法，汉简“明之吴越”中的“明”字属于动词，既可释作彰明、显明，也可释作明察、洞明。

在我看来，“明之吴越”与“言之于齐”，说的是同一人，此人就是孙子，外号孙臆。这里，“明”为洞明、晓明之意。“吴越”指吴、越两国。“言”为讲说、传播之意。“齐”指战国时的田齐。春秋末年，吴、越两国互为敌国。正如《国语·越语》所言：“夫吴之与越也，仇讎敌战之国也。三江环之，民无所移，有吴则无越，有越则无吴，将不可改于是矣。”两国之间日寻干戈，争斗不已。先是吴王夫差战胜了越王勾践。后来，越王勾践又灭了吴王夫差。后世以吴越喻作仇敌，源出于此。吴越两国的敌对关系，实开战国之先声。两国间的战事战例，对战国兵家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。而孙子当年或曾跟随田忌流亡“江南”，到过吴、越。所以，“明之吴越”应该是指孙子流亡楚国时，通过对吴越两国间的战事战例进行总结，从而彻底